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
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
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
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
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
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 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 假

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一作人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以人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佗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

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便無日月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心一作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

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
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此字無敬以直内涵養此意
直内是本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
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
生後來生長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却要生
長道則自然生生不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
可置之今窮其説未必能窮得佗此至窮得自家

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絶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已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佗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絶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

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

祭無大小其所以交於神明接鬼神之義一也必齊不齊則何以交神明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其佗皆可推落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

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
一作漲
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
大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
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
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
一半數不行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
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
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一萬七千二十四據皇極經世色味皆疑此記者之悞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

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能作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
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行作一者無佗只
是整齊一莊整嚴肅則忽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
奸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一敬作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
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
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也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
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
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釋氏尊宿者自言覺悟是既已達道又却須要印證
則是未知也得佗人道是然後無疑則是信人言
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言語亦不聽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爲無處捞摸故須入此
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
言仲尼與天地同德

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道敬以直內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
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有土地要之耕而種粟以養之乃宜今以種果實只
做果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不
穩當
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温淳淵
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泩
泩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文字上一有雖字無間暇終是一無二字少功夫然思慮則儘
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極一作又乎高深然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佗不知亦儘悠悠
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
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
箇纖芥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
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

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
愚黔首其術蓋亦出於此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
盡者也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恬
生知者只是佗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
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
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
空撰得出須是問佗先知者始得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斂怨自安謝
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于江
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佗入来
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阮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
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
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立人達人爲仁之方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濟事亦

須實見得近處其理固不出乎公平公平固在用意更有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

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果可以一貫若使佗人言之便未足信或未盡忠恕之道曾子言之必是盡仍是一作得也又於中庸特舉此二義言忠恕違道不遠蓋恐人不喻故指而示之近欲以喻人又如禘嘗之義如視諸掌中庸亦指而示之近皆是恐人不喻故特語之詳然則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字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摠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酸非苦

多少言語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
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有人旁邊作事己不見而只聞人說善言者爲敬其
心也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主於一也主於內則
外不入敬便心虛故也必有事焉不要施之
重便不好敬其心乃至不接視聽此學者之事也
始學豈可不自此去至聖人則自是從心所欲不
踰矩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

然然亦且一作是為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佗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佗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亦不曾果然體認得登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瀾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

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弱）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知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曰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當考
之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
觀曾子臨死易簀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道夕死
可矣豈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絶其倫類無
君目父子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衽尚可
言隨其國俗至如人道豈容有異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
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
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
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
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
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
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力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
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
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

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
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
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某處
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佗人家爲安已必
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
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佛莊之說大抵略見道體乍見不似聖人慣見故其
說走作
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
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

有夜譬之一片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
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至如東西漢人
手文章已來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亦由心所
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至如春夏秋冬
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
不可一也須隨時只如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
又別春中又別春盡時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
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
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

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卽是揔名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
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
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地位若化則是仲尼在前
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
佗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超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
其佗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
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

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簡字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聖人之道如卦爻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人既重卦爻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佗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
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
甚
敬則無己可克始則須絶四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人有係虜將去隨其
所處已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
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
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沈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

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於道防其始不得不如
是之嚴如此而防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
必至於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聖人極和
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於偏其流則
必有害墨子之道雖有尚同兼愛之說然觀其書
亦不至於視隣之子猶兄之子蓋其流必至於此
至如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桀三聘翻然
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
聖人之任
聲數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絶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佗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
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
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
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
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
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
生
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斁亂若君聽於臣父聽
於子動則弒君弒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然

魯有三桓無以異齊尙以魯一變至於道魯只是
不脩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
苟且衰其末世并其法又壞亂甚於魯故其弱亦
先於魯孔子之仕於魯所欲（一作以）爲之非得可爲
處便爲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
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此非孔子請
討之計（一作意）如此則孔子只待去角力借使言行
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謀而後行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
固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嘗觀自三代而後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
年無内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
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
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　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
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
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
能如此故維持得數十年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
飛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之事也故書之

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
石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
廟比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應其實
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
因盡廢之
麟乃和氣所致然春秋之時有者何以爲應天之氣
豈可如此間別如聖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之
秀乃生聖人當戰國之際生孔子何足怪況生麟
聖人爲其出非其時故有感如聖人生不得其時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
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
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
書八卦亦須作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
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已一作便是感
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
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
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
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
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中和若只於人分上言之則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
謂也若致中和則是達天理便見得天尊地卑萬
物化育之道只是致知也
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
悔是中者也
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
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之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互
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
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
此道也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
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
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
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
於理則自不驗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

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
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
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
無氣化之人
[redacted]
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鄒衍之說太甚只是
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無如變夏爲
冬降霜雪則無此理
[redacted]
配義與道即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
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
如以金爲器既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雖堯舜之世其於乖戾之氣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父而不去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細緼陰陽之感
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爲之主乃
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竪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
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
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
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
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
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
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

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

而已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宇誣又作禋

言報則遺其重者并人所重行宇廊也其功幾何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門亦有是
患如言昭公知禮巫馬期告時孔子正可不荅其
間必更有語言巫馬期欲反命之意孔子方言苟
有過人必知之孔子荅巫馬期亦知之陳司敗亦
知之又如言伯夷柳下惠皆古之聖人也若不言
清和便以夷惠爲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
勳曰只當言堯曰傳者乘放勳爲堯號乃稱放勳
曰又如言聞斯行之若不因公西赤有問及仲由
爲比便信此一句豈不有害又如孟子齊王欲養
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

時子以利誘孟子孟子故曰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爲國人矜式須知不可以利誘之意舜不告而娶須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以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

之要然佗經豈不可以窮但佗經論其義春秋因
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
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
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道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
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户不
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
此爲中當閉户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
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
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

又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
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
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
不知知至而至之幾之事故當至知終而終之故
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
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
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

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之人不得其

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

自失兼亦誤人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從本而言惟從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若

一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

益小變則小益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佗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以物待物不可以已待物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

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定志於養便方學）做官奪人志

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上恐不容二十八舍
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
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
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
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
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
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
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今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
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
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
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
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
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
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

祖若止祭禰只爲知毋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
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理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
其祖之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
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
於太祖廟群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
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
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即
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當言有事吉禘於
莊公只是禘祭言吉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

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
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稾
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
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
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
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
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
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清也非性也怒

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
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箇信字
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
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
有不信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
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
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智通者便
言聖如聖義忠和豈必是聖人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謂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一本無若欲免此四字是心作主人如何爲

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

皆是敬之事也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二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豈非聖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

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乃能安人此則自然所生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

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地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

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

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

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盡只是主於敬便是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

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

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

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

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為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甚遂至於助長

編關整續終自正和叔未知終自得否

墨子之書未至大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
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克夫然其說之流恐
未免此敝
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
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約 敬是
與叔季明以知思聞見為患某甚喜此論邇近却正
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正大敝在此若得佗折難
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
康仲一拯作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

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
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
致知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
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
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
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
有博學淵泉方能出之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
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
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

人豈有此等人故邊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
自時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佗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
得佗　堯之於民臣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
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彜因於夏周因於
彜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王之禮與物不必
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
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
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

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頤之一作箇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
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
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
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
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北五臺者
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
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龍卵不得龍所以知
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
龍必須胎生

極無適而不爲中

程氏遺書第十五